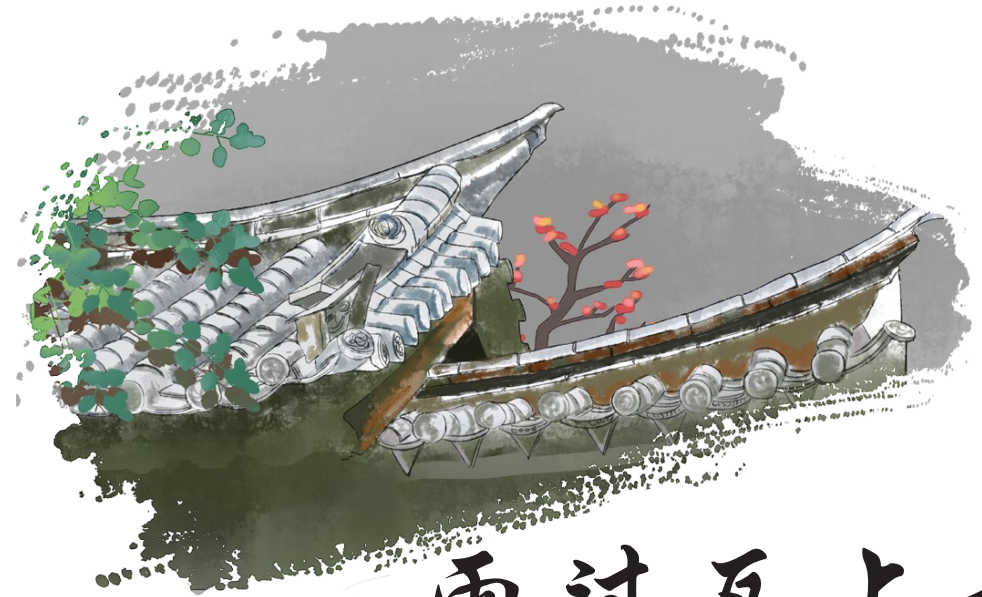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雨过瓦上青

□聂爱蓉

随友去灵宝杨公寨访古，只见断墙颓垣间瓦片散落，那似曾相识的灰蓝，一下将我的思绪之舟溯推至四十年前。

夏日，清早。村庄、河流、山峦、树木都被丢进大雾里泡着。

我和父亲一起来到上洼场。昨天新挖来的黄土堆在场中央。父亲蹲下去，捏起一小撮土，在指间捻搓着，又眯眼细看那土粒从指缝簌簌滑落，他深谙“土性”，只凭捻搓，便知这土粒的粗细与黏性。父亲常说：选土如择友，要慎重。

父亲先将土山尖推平，挖个坑，再将清水整桶往坑里灌。土堆便幽幽地蒸腾起潮湿的气息，仿佛吮吸着水气，慢慢变得柔顺起来。

雾很大，父亲浮在雾里。他挽起裤脚，双脚踏入泥窝。我也想踏泥，便学着他的样子，踏入泥中。我的脚刚一陷落，便觉得脚下软腻如无底深潭，仿佛被什么吸住了，用力拔竟不得脱，我猝不及防地摇晃起来，几乎跌倒。父亲伸出手扶住我：“不要慌，脚要踩实，踩稳了再动。”

我稳稳身子，再迈步时便学得谨慎了。一脚踩实，再提起另一只脚，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双脚在泥中踏着、揉

着，如揉面团般反复碾磨。泥浆于脚趾缝间顽皮地挤进挤出，发出“咕叽、咕叽”的微响，带着一股土腥气的凉意，由脚底渗上来，如同千百条滑溜溜的小鱼在脚趾间钻游。父亲在旁边不时指点：“脚底要碾，脚心要揉，力气得均匀着使。”

我们并排踩踏着，脚下泥浆被翻搅揉搓，愈见柔韧细腻。我渐渐踩出些章法，步子不再跌撞，踏泥声也沉稳起来。父亲头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，每一根细发都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，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，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。

父亲用脚推着泥堆，泥堆便驯服地随着他脚的动作缓缓移动，如被驯服的野兽。“踩熟一方泥，瓦才经得住烧，也经得住风雨。”父亲的话让我踏泥的脚步逐渐缓慢下来。

当太阳踱到村庄上空时，大雾散去，泥堆已被我们踏得柔韧如膏腴，光滑紧实，色似玉米，红中透黄，上面冒着几个水泡，被早晨的阳光照着，亮亮的，红得耀眼。

泥熟之后，父亲取一大团置于条桌之上。他腰背微弯，拿一弓弦，双手在泥条上迅速一划，一张泥片就被揭下来。父亲将泥片裹在圆木桶模子上，再用竹片拍打，

泥团便服帖地裹住桶身，模子桶壁光滑，他取过一柄泥弓，沿着桶壁徐徐转动，泥团边缘多余的泥料被精准削下，如丝如缕地垂落。木桶旋转之间，泥料被驯服，一圈圈刮下，桶壁之上，泥坯逐渐光滑、均匀。

父亲将已成型的泥桶轻轻放在场边。待泥坯稍挺，在桶身轻弹几下，那泥坯便应声从木桶上剥落，如一枚脱壳的蝉蜕。随即父亲利落地用细线将圆筒纵向剖成均等的两片，两片泥坯仰卧于地，尚未干透的泥胎柔弱易折，它们被小心地摊放开来，在阳光下排列整齐，如同大地张开无数渴饮阳光的口。它们需经日晒风干，直至颜色转浅、质地坚挺。

终于到了入窑的日子。窑门张开幽深的口，父亲请来三叔、四叔帮忙。他们赤裸着上身，脊背汗亮亮地反射着火光。他们小心传递着晾晒好的瓦坯，一层层、一叠叠，直至将窑膛密密填满。随后窑口封死，窑火点燃，窑顶烟囱便吐出滚滚浓烟，如同巨龙沉沉的呼吸。

窑火昼夜不息地燃烧着，树枝在火中噼啪作响，父亲彻夜守在窑旁，他观火色、辨烟气，全凭经验调控火候。火焰由初时的明黄渐渐转向深红，再由红转白。

父亲蹲在窑口，眯眼观察火焰的色泽与窑顶腾起的烟雾。忽然，他猛地起身，沉声道：“火到龙脊了！”

父亲和三叔、四叔以湿泥混合草秸，将窑门、观火孔、烟道口尽数封死，只留窑顶一处隐秘的“水眼”。整个砖窑霎时被裹进密不透风的铁壳之中，窑内蓄积的高温无处逃逸，如同被困的熔岩巨兽。

父亲登上窑顶，将冰冷的井水从“水眼”缓缓倾注。顿时，白汽如怒龙破土，从泥封缝隙嘶吼着喷涌而出，整个窑体剧烈震颤。空气中一股湿热的泥腥味弥漫。

洒窑需持续一天一夜。父亲俯身贴耳于窑壁，凝神细听：水流在窑内蒸腾的声音从暴烈渐趋低沉。待最后一股白汽散尽，窑体温度降至可近人时，封泥才被小心扒开。

窑门洞开刹那，青灰色的瓦片层叠显露，尚带余温，质地致密坚硬，边缘轻敲如击金玉；色泽是雨过天青的沉静灰蓝，表面隐隐流转着金属般的光泽，恰似深邃静水。

父亲说：“火是瓦的骨，水是瓦的魂。”那些瓦最终被盖在老屋的房坡上，继续接受风吹日晒。此刻，在我的脑海中，老屋上的瓦片与杨公寨废墟上的瓦片重叠，一片蓝灰在眼前萦绕。

最近一次回老家，瓦屋已现衰态，瓦楞上荒草萋萋，几朵干渴的木耳趴在椽头，泥瓦青灰的容颜，敦实得憨态依旧。

我站在老屋前良久。起风了，一团雾从眼底缓缓升起。

仁村水库的绿韵

□王锦民

雨后的空气里还浮着水汽，走在仁村水库的堤坝上，像闯进一幅被晨露打湿的水墨画。风里裹着草木的腥甜，抬眼望去，满世界的绿正顺着目光流淌——那是一种能渗透灵魂的绿，浓淡相济，层次分明，仿佛天地间所有的生机都在此刻苏醒。

水库的水是绿的魂。刚被雨水涤荡过的湖面，像一块被精心打磨的翡翠，却又比翡翠多了几分灵动。近岸处的绿最是清亮，是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澄澈，能看见水底游弋的小鱼尾鳍扫过卵石；往湖心去，绿便渐渐浓郁下来，成了“绿净春深好染衣”的温润，阳光斜斜地落进去，碎成点点金斑，随波轻晃，倒像是谁把星星撒在了水里。偶有白鹭掠过，翅膀划破水面，绿便顺着涟漪一圈圈漾开，层层叠叠，竟让人分不清是水在动，还是绿在呼吸。

岸边的卧虎山，是绿的屏障。新雨洗去了所有尘埃，松树的墨绿愈发浓厚，像被饱蘸浓墨的笔反复晕染，连枝干都透着苍劲的绿意；山桃的新叶却怯生生的，带着鹅黄的浅绿，嫩得仿佛一碰就会滴下水来；不知名的灌木从石缝里钻出来，深绿、浅绿、黄绿交织着，从山脚铺向山腰，倒应了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的意境。风穿过林间，枝叶簌簌作响，像是无数片绿叶在低声交谈，连空气都带着清甜的味道，藏着时光的回甘。酸枣的涩，麻梭的甜，都裹在这无边的绿意里，成了童年最鲜活的注脚。

暮色渐浓时，水库的绿慢慢沉了下来，水色与山影交融，像一块被夜色浸软的碧玉。风停了，只有蛙鸣在绿里起伏。我知道，这满世界的绿不会随暮色消散，它们早已钻进心里，成了往后日子里，一想起就会湿润眼眶的暖。



三代人的录取通知书

□汪恒

春奋斗的历史。弥留之际，他枯瘦的手指抚过残缺的纸页，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，像又看到了当年田埂上奔跑的自己。

父亲的通知书来得仓促。1984年8月底，他正在县城建筑队和水泥，邮递员骑着绿色自行车闯进来，车铃在粉尘里叮当作响。“西安工业大学”五个字印在薄如蝉翼的纸上，格外耀眼。父亲把它塞进工装内袋，直到收工才发现通知书的边角被水泥浆糊住，他用温水泡了整夜，那些蓝色字迹像水草般在水里漾开。我见过那张被抢救回来的通知书：纸面布满褶皱，内页上的几个字洇成了淡蓝色的云。

那张通知书曾经压在父亲的书桌玻璃下，边角被岁月熨得服帖。他常指着右下角的钢笔字给我看：“请携带户籍证明及粮油关系转移单。”“那时候粮票比钱金贵。”父亲摩挲着纸面说：“我背着你奶奶炸的油饼坐绿皮火车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就怕把通知书折坏了。”他在机械系的实验室里焊过电路板，在车间里跟过生产线……后来，那张通知书被母亲收起来，也放进了樟木箱的底层。

函谷关上枣花香

□晨荷

车过函谷关，正逢斜阳熔金，泼洒于黄河之上。河水浑黄如壮阔古卷，裹挟着千年的沉沙，无声向海奔流而去。关隘在身后渐次隐退，我竟沉入一个梦乡：后地那片枣林的花期正盛，甜丝丝的香气浸透肺腑，仿佛魂魄被这清甜托举，悠悠飘浮于黄河的波光之上。

这梦中之香，牵引着思绪回溯到更渺茫的源头——老子骑青牛，衣袂飘然，正行过函谷关隘。他东归故里的身影融入苍茫的暮色，一卷《道德经》却如种子播撒于黄河岸边文明的厚土，那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玄音，从此在函谷关的风烟里回旋不息。如今，青牛蹄印早已湮灭于时光尘沙，但道法自然的精魂，却已渗入函谷关一草一木的经脉。

史册如雾，模糊了关尹的面目，却勾起我无限的遐思：函谷关尹对老子是执拗的扣留，抑或是高山流水的礼遇？这千古之谜如同关隘本身，在历史长河中矗立成一道幽深的玄关。唯有黄河亘古奔流，无暇解答，亦永不回头，它只将一切兴废卷入那浩荡的烟波，把追问与思想，都无声推向了浩瀚无限的大海。然而梦的深处，那枣花的蜜意，固执地盘旋。我恍然置身于后地枣园虬枝盘曲的浓荫之下，与三两故人席地而坐，叙“一壶浊酒喜相逢”的人生况味。黄河在远处奔流，低沉的水声，恰似为我们论古道今的低语打着永恒的节拍。昔日童稚喧笑仿佛遥远的回声又在耳畔，心神好似回到父辈的祖籍故里。草庵岭上那被枣树牵绊的小路，拽着童年的记忆，如米枣花是四月出生的我最早闻到的甜香。瞎眼的奶奶枣树下送别的画面定格成剪影；年轻的堂弟穿过枣树羁绊离去的决绝；二娘抖落衣襟里的红枣追赶的绝望……离去的离去，留下的也终是离去。那年年的枣

花被山风吹落多少，又留下多少在枝头空等离人回。

此刻唯有风过枣叶的沙沙声作客。时光滔滔如河水，多少谈笑风生者，终被离散聚合冲散成河床深处寂然的卵石。

于是俯身掬起一捧河水，想濯洗去记忆里沉积的埃尘。水从指缝间急急漏尽，指掌徒留微凉的湿意与黄河粗粝的沙粒——记忆果真能洗脱么？不，就如同这河水无法倒流，有些烙印早已随枣树的年轮一道，刻入骨血深处。抬眼望去，枝头累累垂垂的，依旧是青涩的枣果，恰似我当年离开故乡时所见。它们紧紧抱住枝条，仿佛守护着一段未熟的时光，固执地拒绝向季节的红熟低头。

归途中，暮色四合如茧，将函谷关的轮廓温柔地裹入混沌。连霍高速被夕阳投射出淡淡的光晕，如同淡淡散开的思绪。

但那甜丝丝的枣花香，却穿透梦境与现实的薄幕，愈发分明地萦绕于鼻息间。它非但不曾消散，反而在黄河低沉的背景音里愈发浓郁起来。这缕暗香，成了函谷关无声的印鉴，成了黄河血脉里一段密传的音符。

黄河的浩荡，函谷关的玄秘，老子背影的缥缈……这宏大的命题最终竟沉湎于一枚青枣的微湿与一朵枣花的清甜里。这微物之香，在历史长河的咆哮声中细若游丝，却坚韧地系住了魂魄的归舟。它轻诉着一种心声：纵使岁月如黄河水般裹挟一切东逝，纵使老子青牛杳然无踪，总有些微小之物，譬如枣花的甜息，譬如一枚拒绝成熟的青果，能锚定飘摇的乡愁。

原来最深的道，无须刻于竹简，它已默默结在黄河岸边的枝头，年年开出甜香的花，结出微湿的果，等待某日某颗心归来辨认——那枣树年轮里藏着的，正是黄河岸边不灭的魂魄。

纳凉

□李建树



入伏前后，气温徘徊在38度。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，虽没这么可怕，但已非常炎热。

对门张大爷坐在门口摇着蒲扇纳凉。蒲扇轻摇，熟悉的触动作，让人不禁穿回到了那段久远的旧时光。

记忆里的夏天，似乎总是与蒲扇紧密相连。那个年代，既没电扇，更没空调，蒲扇便是人们对抗炎热的重要“武器”。

晚饭后，左邻右舍总会往一块聚，慢悠悠地走到村头柳树下，寻一处清凉之地依石而坐，然后熟练地拿起蒲扇，开始轻轻地摇动。那摇扇的动作，仿佛一种神奇的韵律，不快不慢，却恰到好处。伴随着蒲扇的晃动，丝丝凉意渐渐弥漫开来，也驱散了人们身上的烦躁。

爷爷奶奶们一边摇着蒲扇，一边闲聊着家长里短。他们的话题总是丰富多彩，从庄稼的收成到邻里的琐事，从孩子的成长到成家立业，无所不包。而我们则在一旁嬉笑玩耍，尽情释放着童真。跑累了，便会跑到他们身边，感受扇底的凉风，听听他们的困倦，虽然不一定能完全听懂，但觉得格外有趣。

我家有新旧蒲扇十多把，奶奶在每一把扇的边沿都缝上蓝花白底的新布条，再在扇把上穿上红线，高高地挂在门后。这些不起眼的蒲扇藏着奶奶的待客之道。每当夏天亲戚到来，奶奶总要递上一

把扇子，再倒上一碗茶，在呼呼的扇风声里，拉着家常。奶奶的这些扇子可有讲究，新扇子总是留给客人，旧扇子每年都会更换扇边布条。奶奶的床头总是放着一把已经断了两处扇骨的老扇子，却也舍不得扔，年年在用。

我们的床边总是放着半新不旧的扇子，最新最好的扇子，来了客人才能取用，奶奶说那是为来客的尊重。

四五岁的时候，我总跟在奶奶身后，疯跑玩累了，就依偎在奶奶身旁，她便开始摇晃蒲扇，仿佛这样就能摇走喧嚣与疲惫。

伴随着慢悠悠的晃动，奶奶讲起古老的故事，故事里有英雄的传奇，有美丽的神话，有感人的善良，有奇异的好运。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

在这些故事里，我听到了身披铠甲的勇士在战场上的马蹄声声，也仿佛看到了美丽的仙女在云端翩翩起舞……这些故事，虽不是惊天动地的史诗，却如同一盏盏小灯，照亮了我们童年的心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向往。

蒲扇摇晃凉风来。随着凉意渐浓，睡意悄然来袭。在梦里，我们仿佛置身奇幻的世界，与星星对话，与月亮共舞，享受着无尽的欢乐与自由。

蒲扇纳凉，摇出了一代人的亲情，摇出了记忆中的一片清凉。

